



莱夷古乐演奏。

历经21年奏响“千年古乐”

莱夷古乐社古乐队、莱夷礼乐文化博物馆……
莱西市民高连堂自筹数百万传承莱夷古乐文化

5·18
国际博物馆日
人物

随着一曲悠长的古乐曲《莱兮》响起，仿佛穿越古今，将人们带回到数千年前的莱夷之地，和祖先一起在田野上耕种，在部落里弹奏起乐器……18日，国家一级古筝演奏家、伽倻琴演奏家吕金来到位于莱西市水集街道办事处辖区的莱夷文化礼乐博物馆，在听了青岛市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莱夷古乐后，连连称赞。这一曲莱夷古乐，背后隐藏着莱夷礼乐文化博物馆馆长、青岛市非物质文化遗产莱夷古乐第六代传承人高连堂20多年的心血。从组建“莱夷古乐社”，到自筹数百万资金建起莱夷礼乐文化博物馆，“复活”后的莱夷古乐重新在大沽河畔响起，成千上万的中小学生、干部职工和外地游客走进莱夷礼乐文化博物馆，感受数千年前莱夷古乐文化的内涵。“5·18国际博物馆日”当天，早报记者来到莱西，聆听高连堂讲述他创建莱夷礼乐文化博物馆背后的故事。

挖掘莱夷古乐困难重重

“莱夷古乐从远古时代奏响，历经几千年，早已浸润到了莱夷大地的山川河流，融合到民间小调及民间演奏形式中，让莱夷古乐这一文化艺术的瑰宝如苍穹中的繁星，从未彻底消失……”聊起莱夷古乐，今年已经68岁的高连堂很是兴奋，一口气将他和莱夷古乐的故事讲了出来。出生在大沽河畔的高连堂，从小对传统古乐文化有着浓厚兴趣。20多年前，高连堂对发端于大沽河畔的“刘门古乐”产生了浓厚兴趣。他通过查阅大量文献记载，搜集古乐谱进行对比，发现“刘门古乐”与史书记载的莱夷地区存在的莱乐颇有渊源。

2012年，高连堂成立青岛华夷古韵文化艺术传播有限责任公司，在莱西市政府的支持下，正式启动对莱夷古乐的系统性挖掘整理工作。这期间，由于史书对于莱夷古乐的记载甚少，所以对于莱夷古乐的挖掘需要投入极大精力。无奈之下，高连堂只能大量购买古籍及历史书籍，希望能在海量的记录里寻得一些关于莱夷古乐的只言片语。购买书籍、拜访专家，高连堂一年内的花费高达10多万元，家人对此颇有怨言。但是高连堂不轻言放弃，一心挖掘莱夷古乐，希望将古乐文化传承进行到底。

《莱兮》首次亮相好评如潮

黑陶鼓、瑟、编磬、编钟……在查阅相关文献及考古发现的基础上，高连堂研究、修复、制造出了一批具有莱夷地区特色的古乐器。2018年莱夷古乐成为莱西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后，组建成立了莱夷古乐社，高连堂担任社长。在著名民乐教育家马宏川及中国海洋大学民乐系老师郭亮的指导下，由许兵、李海卫等人参与的首部古乐曲开启了挖掘整理创编工作，经过数月的努力，完成了《莱兮》四篇章《莱夷鸿蒙》《姑尤神韵》《莱融华夏》《惠风和畅》。2019年5月30日，莱夷古乐首场音乐会登台亮相，好评如潮。

“自古乐社成立以来，在全国各地巡回演出，反响强烈。”高连堂介绍，2021年5月，在莱西市政府的大力支持下，由他自筹资金，在莱西市老图书馆的基础上改建的“莱夷礼乐文化博物馆”正式开馆。

为了完成史书记载的“莱人善乐”“莱乐”等古老音乐形式的挖掘工作，高连堂不但走遍了整个胶东半岛的山村，而且还赴河南、江苏、安徽、山西等地。高连堂结合《史记》及莱西地方志等历史资料记载和多年来整理的众多古乐谱、民间小调等，正式将所传承的“刘门古乐”定名为“莱夷古乐”。



高连堂在调试编钟。

“学艺”3个月烧出黑陶鼓

莱夷礼乐文化博物馆创建的背后，高连堂付出了许多鲜为人知的艰辛。馆内陈列的300多件复制文物和古乐器，有不少是高连堂亲手制作而成。

“黑陶鼓的音色、音高，不仅取决于鼓面封皮的张力大小，更取决于鼓身的大小及厚薄。”高连堂说，他的博物馆内的几个黑陶鼓，都是纯手工制作，用柴火烧制。为了烧制出更好的黑陶鼓，高连堂每天驱车赶到平度市，与当地一名烧制黑陶的老师傅讨论，并向老师傅学习如何制作黑陶，一起探讨黑陶鼓的定型。通过3个月的不懈努力，终于成功烧制出适合演奏的莱夷黑陶鼓。

经过多年的努力，高连堂挖掘出大量的古音乐曲调元素，并在河南建起工厂，熔青铜、铸编钟，研制复原黑陶鼓、羊角陶号等具有莱夷特征的古乐器。“没想到自己年轻时学的木匠手艺，能在建设博物馆时派上用场。”高连堂告诉记者，像编钟这样的成组大件古乐器，市场上能买到的都是工艺品，音准、音色都达不到演奏要求；再比如薄如纸、黑如漆的黑陶，也是莱夷古乐不可缺少的打击类乐器，但是现在已经没有人做黑陶鼓这样的古乐器了。

观海新闻/青岛早报记者 康晓欢 摄影报道

博物馆更年轻
也要更适老

文/王学义

博物馆的火，是人们亲身体验到的。今年“五一”假期出去玩，我本想逛逛当地的博物馆，结果发现，只要有点知名度的，几乎都被预约满了。当时，我的感觉真是，既意外又惊喜。

为什么意外？因为在过去，博物馆一直都给人高冷的感觉。藏品动辄有千百年历史，在玻璃展柜里闪着幽光。每件展品的注释只有那么寥寥几个字，别说看懂了，就是上面的字，都有很多不认识的。一场展览看下来，出门都不好意思跟人说自己看了些什么，怕一开口就念错字，被人笑话。当然，文物凝聚着古老的时光，是历史的化石，理应对其保持敬畏。一个理性的人，也应该正视自己的浅薄。这些道理我都懂，但说实话，体验感真是太差了，似乎也正是因为如此，导致逛博物馆以前只是小圈子里的爱好，而现在，居然火到这种程度了。

为什么惊喜？因为博物馆能热实在不容易。一方面，这说明游客对传统文化更感兴趣了。人们不再满足于浮光掠影“到此一游”，而是希望深入了解一个地方的历史文化。除去游客之外，当地市民也对自己所在城市的根脉更加好奇，愿意去博物馆里追根溯源。另一方面，这也说明博物馆在发生变化，从单方面的展示文物，变成了分享文化，更亲民，也更温和了。

博物馆从冷门变成热门，不是一天发生的。这背后还有着更深层的原因，比如文化自信、国潮兴起、年轻人的打卡冲动等。在过去几年，这些因素综合起来发生作用，出现了今天的一幕。博物馆已经和人们的生活联系在一起，那些价值连城的文物，不用再“吃灰”，而是成为万人争睹的风景。文物形象也被制成了文创产品，一些元素还成为流行符号，甚至印上时装，走上T台，目不暇接。

这几年，一个大的趋势是博物馆的年轻化。从设置打卡地，到不停玩“梗”，都是为了吸引年轻人的注意。这当然不错，在某种程度上，年轻人代表着流量，他们也有消费能力，抓住了他们的心，才有未来可言。也正是这种年轻化趋势，使得博物馆变得生动活泼起来。这样顺势而为，对于博物馆传播文化来说，很重要。

不过，博物馆也应关注老年人的需求。在网络时代，老年人的声音容易被淹没，需求也往往被忽略。比如，有的博物馆展柜中说明牌位置太矮，老年人看久了容易腰疼。有的展品用绳子跟观众隔开，但说明牌的字太小，老年人看不清楚。还有的展品只简单标注了作者和材料，其他一概没有。旁边虽然附了二维码，但老人机无法扫码。随着社会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这样的问题值得重视。有的博物馆已经开始调整。比如，为老年观众提供辅助语音设备，减少观展障碍；调整说明牌的样式、大小、颜色、摆放位置和角度等，让老年人和年轻人平等观展，提升观展“幸福指数”，这样的做法值得借鉴推广。

博物馆作为公共文化场馆，理应为市民提供贴心的服务。当越来越多的人爱上逛博物馆，博物馆的价值才真正体现出来。当越来越多的文物“活”起来，“活”在人们精神里，人们才会真心觉得，当初花钱建现代化场馆是值得的，是花到了点子上。